暖席则多以棉、毛、兽皮做成。周代有专掌五席的官吏，五席分别为“莞席、藻席、次席、蒲席、熊席。”席的边缘有镶嵌、彩画或以丝织物包边的。莞席是铺在下面垫地的“筵”。《诗·小雅·斯干》：“下莞上簟，乃安斯寝。”莞，一种还未长大的蒲草所编的席，也称小蒲[5]。簟，指用竹篾编的席，一般都较细密。下莞上簟，是把粗席铺在下面，精细而花纹美丽的席铺在上面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》谓：“莞之言管也，凡茎中空者言管。盖即今之席子草；细茎圆而中空。〈广雅〉谓之葱蒲”。

藻，即文彩、修饰之意。不论哪一种质料，凡经过文彩修饰后，花纹精美、色彩艳丽的席子即称藻席。它是铺在莞席（也叫筵席）上供人坐用的。

次席，是竹席的一种。《周礼·春官·司几筵》：“加次席黼纯。”注曰：“次席，桃枝席，有次列成文。”桃枝本是竹的一种，《文选》张平子（即张衡）东京赋：“冠通天，佩玉玺，纡皇组，要干将，负斧扆，次席纷纯，南面以听矣。”注曰：“次席，竹席也”。

蒲，即昌蒲、香蒲，叶供编织，可以作席。用这种草编成的席叫蒲席，较温柔，不像竹席那样冰凉透骨。多在筵上铺设，也有编织较糙的，铺在下层作筵。《周礼祭礼》：“席有蒲筵”，说明蒲席有多种用途。

熊席，即熊皮坐席。《周礼·春官·司几筵》：“甸役，则设熊席”。《吕氏春秋》载：“卫灵公曰：天寒乎？宛春曰：公衣狐裘，坐熊席，陬隅有灶，是以不寒”。《西京杂记》一：“绿熊席，毛长二尺余，人眠而拥毛自蔽，望之者不能见，坐则没膝其中”。除熊皮外，还有虎、豹、狼皮等所做之席，也属这一类，即冬月使用的暖席。

大体说来，除垫在下层的筵席外，其它四种席分别于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使用。次席、蒲席、熊席的凉、温、暖之特点尤为明显。

席的名称很多，所用原料不同，名称亦不同，即使原料相同，因采取的季节不同，名称也可不同。如初生之苇编席曰葭席，未秀之苇编席曰芦席，长成之苇编席曰苇席。《辞源》引《夏小正》曰：“未秀则不为萑苇，秀然后为萑苇”。通常所讲的葭，是苇之未秀者。《诗·豳风·七月》讲：“八月萑苇”。

用稻草、禾杆、麦秸编成的席曰稿，也称荐。荐席为承籍之席，多在下层使用，作用相当于筵席。《释名》曰：“荐，所以自荐籍也”。这种席通常只用于卧，是等级较低的席，不是待客之物。

用蒲草编成的席曰蒲。蒲草之小者（即蒲草的一种）用以编席曰小蒲，亦曰莞；蒲草之少者（即初生之蒲草）编席曰蒻。

用竹、篾编的席曰簟。簟，通常指较高级的竹席。《杨妃外传》载：“云母起花屏风，玉竹水纹簟”。象牙席亦曰簟。《后魏书》载：“郢州刺史韩务献七宝床、象牙席”。王隐《晋书》曰：“车永为广州刺史，永子溢，多使工作象牙细簟，工患之”。晋《东宫旧事》：“太子纳妃，有乌韬赤花双文簟”。

竹、篾编席曰簟，这是总称，细分则又有别名。产地不同，方言不同，名称亦不同。《方言》曰：“簟，宋魏之间谓之笙，或谓之篷笛；自关而西或谓之簟，或谓之笫；其粗者谓之篷篠；自关而东或谓之筜䉡。江东呼篷篠为篾”。此外还有“笫簀”之名，它比篷篠编制更加粗糙[7]。《方言》谓：“似篷篠直纹而粗，江东呼笪（音靼）；自关而东，周洛楚魏之间谓之倚佯（音羊）；自关而西谓之笫簀；南楚之外谓之簀”。[8]据此，大体可分竹席为三类：其精者曰簟，粗者曰篷篠，再粗者曰笫簀。唐·陆龟蒙《甫里集》二·消夏湾诗：“日为篷笛徒，分作祇裯譬”。宋·王安石《临川集》十四·独饭诗：“窗明两不借，榻净一篷篠”。

《尚书·顾命》里还提到丰席、蒻席。“敷重丰席，敷重蒻席”。郑玄注云：“丰席，